



父 母 的 过 错



明天出版社

父 母 的 过 错

(意大利) 阿达·杰拉·托列

(根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4年俄文版译出)

沈 未 译

明 天 出 版 社

父 母 的 过 错

(意大利) 阿达·杰拉·托列

(根据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4年俄文版译出)

沈 未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4.76印张 70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200

ISBN 7—5332—0054—3

G·45

统一书号: 7333·304 定价: 1.10 元

内 容 提 要

A·托列是意大利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她的教师和母亲的经历，为她从事儿童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活生生的素材。在此基础上她撰写了一系列儿童教育著作，《父母的过错》是其中较出色的一本，被译成欧洲各种文字。

本书的主要内容先被作者以文章的形式在意大利《父母报》上发表过。文章登出后引起了轰动，她接到很多父母的来信，褒贬不一。这使她感到有必要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看法，遂著此书。

全书分五章，约六万字。作者不是从吃穿住行乐上，而是从精神、文化、心理等方面涉及怎样关怀儿童这一迫切问题。比如，怎样对待传统，这一代儿童与我们或我们的父母有什么不同；父母的利己主义有哪些表现，会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导致什么后果；儿童在各种事情上可能有哪些心理特性等等。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实例，文字也口语化，很少长篇大论，因而通俗易懂，适合各文化阶层的读者阅读。

·译者·

目 录

引 言	(1)
一、传统主义	(3)
越权	(4)
家庭民主	(10)
二、自私	(24)
当我们自私的时候	(25)
父母的刻板气	(40)
自我表现	(50)
三、懒惰	(60)
前后矛盾	(61)
性教育	(68)
四、鲁莽	(76)
朋友和初恋	(77)
朋友和我们	(87)
孩子和我们	(98)
五、原则性	(115)
袖手旁观是错误的	(116)
在家庭	(123)

学校.....	(126)
结 语	..(132)
经过矛盾达到和谐(后记)	阿查罗夫(137)

引 言

必须承认，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有时会在教育孩子问题上犯一些或大或小的错误。只有部分人意识到自己的疏忽，想尽可能改正错误；而另一些人却盲目自信，从不考虑他们有可能会错误行事。作为母亲终日操劳和教师的职业，却丰富了我的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对这种生活的观察。它促使我做一些有益的比较，重新看待一些问题。我想分析和说明一些父母所关心的典型错误和情况。

我的分析不包括所有的情形，例子有时是随意举出的，因为我依靠的是个人经验。况且没有同样的家庭，同样的孩子——即使他们是孪生子，同样的场合——尽管有时看来他们似乎是同样的。

我想指出，错误的行动常常是由于我们不能进行自我批评造成的。那些认为自己的修养是尽善尽美的人——据说他们什么事都能应付裕如——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教育者。众所周知，重新审查自己的立场而着手自我完善，从来也不会为时过晚。

同意这一点就意味着觉察到自己在教育孩子的事情上力量不够，并诚实地试图弥补这一缺憾，注视孩子的发展过程，和他们一起继续成长。当然，必须竭尽全力，因为飞速逝去的时光本身就会大大减少我们自我发展的可能性。

教育孩子的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自己。当我们领着他们在生活中行进，并用他们那种纯真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的时候，我想我们会发现那些平凡琐事中包含着始未料及的方面和惊人的哲理。自我教育丰富了我们的头脑，帮助我们吧错误减到最少的程度。

我将谈到的那些问题曾在“父母报”出版的文集中涉及过，它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父母们写来了很多信，有的同意，有的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都希望把某些问题谈清楚些，这使我去考虑扩展文章的选题范围，把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一、传统主义



越 权

孩子对父母的爱

这是世界上最深的爱。人们认为父母的爱是神圣的、崇高的、无私的，但充分的日常观察会使我们发现，儿童的爱比父母的爱更为完善。这是一种幸福的、不可遏止的、无限广阔的和纯洁无瑕的爱，它对所爱的人满怀一种笃信和崇拜。我指的是那些尚未懂事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世界充满了美妙的伸手可及的事物，居住着上帝一样的父母。他们哺育、温暖、爱抚、教诲，克服任何困难，治病救人，清除碍事的棱角，想方设法不让你摔下来，赏善罚恶，甚至责骂和拍打你，因为你磕碰了东西。

这种非同一般的信任情绪是不可动摇的，除非它受到某些成年人的辜负，而又被孩子觉察出来。正是在这儿我们面临着危险！后果不是马上表现出来的，它的症候是多种多样的：孩子不象以前那样喜欢大人了，相反，他会不高兴，他开始回避大家，好象很

害羞，其实是胆变小了。我们发现第一次说谎（尽管无足轻重），是由不明不白或不公正惩罚造成的。一眨眼的工夫，第一件秘密就不再告诉父母，而是同伴了：孩子已经从伤心的经历中知道，父母是不近情理的，他们可能会嘲笑他。

孩子身上的这种变化是逐渐积累起来的，有时是不知不觉的，尽管他可能会痛苦地察觉一些东西，会感到失望。例如，父母常常吵架，无谓纠纷，背后说别人坏话等。

孩子理解这种事比通常认为的要早得多，其程度也深得多，他们的感觉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烈，尽管都说他们太小，什么也不懂。在父母看来，只是在孩子开始听大人话的时候才算长大了，而这些话不过是一些现成的害人非浅的老套子：“小孩不该听大人的谈话……”“这不是小孩子听的……”“出去，我要跟爸爸谈谈……”。

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慢慢投下了怀疑的阴影——暂时还只是阴影（但他是多么伤心啊！）：他的在场是个累赘、是讨人嫌的事。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另一些他早先听过的话：“不，不行，孩子没人看着”“这些孩子真是把我弄得精疲力尽！”“没孩子的时候，我能……”。

父母是主角

人们经常在孩子在场的时候说一些过于伤感情的话，由此孩子就形成了一种印象：他们是个包袱，是个累赘。从这个角度说，孩子胆怯的原因大概是他们有一种孤独感。我曾看见一个女学生由于父母没有在校后来接她而泪流满面。我发现，一些孩子在野餐后那样急匆匆地去赶汽车，好象大人真能把他们扔在旷野里似的。

没有必要变得谨小慎微，不停地审查自己，字斟句酌，设计每个手势。重要的是要使孩子感到，他们在家创造了一种幸福的气氛。生活在这种明朗环境中的孩子，一般不会去注意父母之间的谈话，而在父母埋怨他们时总是嘻皮笑脸，他们相信这不过是一些俏皮话，要不就是由父母暂时的不快引起的，反正什么东西都不能消除他们这些孩子带给家庭生活的愉快气氛。但是当父母的行为显露出焦躁不安、喜怒无常、神经过敏，一句话，家里笑声罕至的时候，孩子就会感到忧伤，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是个过错。他的信任感和快乐的性格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被破坏了。

忧郁的、闷闷不乐的父母无疑是爱自己的孩子的，但却坚信，正是他们这些父母才是家庭生活的主角，要按主角那样行事才行。而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尚未成人，尚未摆脱掉孩提时代的自我中心论，尽管那种顽童的天真却是一去不返了。对他们来说，孩子是配角。即使他们对孩子娇生惯养，关怀备至，但对他们而言，孩子终归是一些不该讨人嫌、偷听大人谈话、待在家里妨碍大人休息的家伙。

越权

越权是一种传统，而绝大多数父母都是这种传统的奴隶，实际上，他们都否认这一点并且发牢骚说：孩子们常常不请示父母而为所欲为。他们感叹道，人们多看几眼就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与上一代相比享有多大的自由，眼下的父母怎样把大把的零用钱塞给孩子等等。

不能不是这样，要知道我们也比当时我们的父母更快活了，我们钱花得比他们多了，如果我们花得起的话。生活方式对每个人，包括孩子来说都改变了，但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更为多样、更为独立的生活方式范围内，依然未变。今天也和四十年乃至一

百年前一样，父母利用自己的权威表明他们比孩子有着更高的地位，他们把这权威用作强制的工具。

对孩子滥用这种权威，在有生人在场的情况下斥责他们，夸大他们的学习成绩，训斥他们的朋友，既让对方很窘困，也使孩子感到难为情。大人用好象孩子听不懂的暗示语言说话，谈论孩子不知道的神秘事件，因而引起他们的好奇和愤怒。除去孩子自己交往范围这样——想必在这些父母看来——“次等的”社交场合外，所有这些极其缺乏修养的表现在其他任何场合都是不允许的。

大人在超越自己的权力时断定，那些东西是可以而且应当使儿童感兴趣的，他们不问这些小“诸侯”的意见就或准许或断然拒绝某件事情。

他们几乎常常不考虑孩子学习、游戏、休息所必须的条件。我们看到有些是运动员的父母带孩子去旅行，沿途住在一些简陋的茅舍。大人在那儿喝鲜奶、睡睡袋，自觉惬意，而孩子却由于多年习惯于家中生活和严格的作息制度而有被遗弃的感觉。

有些母亲不停地打断孩子做作业，给他一些家务活，其口吻听起来好象这些活理所当然比学习——更不用说游戏了——重要得多似的。游戏一贯被看作是不严肃的事，而如果孩子玩得忘情，又大喊大闹，

那就得斥责一番了。我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希望孩子在玩的时候不要弄得很脏，不要玩得衣冠不整。这些父母忘了自己的童年，忘了自己想玩沙子，在草地上打滚，践踏那些水洼的时候了。哪个孩子能牢牢记住今天是节日，所以妈妈要给他打扮得漂漂亮亮呢？这样的父母没有料到，那些酷爱清洁的男孩，以及刻意打扮的一向顺从的女孩子，可都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内在的主见了。

传统的正面和反面

不言而喻，不能全然否定传统，这是些有关习惯和回忆的知识，它影响过我们的世界观。不能忘记，传统是我们教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自己的某些长处正是来自传统。即使我们小时候的教育体系和先前的家庭基础对于现在的儿童和现代生活方式已不适用了，但它们仍未丧失其历史意义，它们使往事充满感人的诗意。

传统主义的错误绝不在于承认传统，而在于成了它的奴隶，企图把它强加于现代的家庭，使那些一去不返的家庭气氛一下子复活。

长期依赖于习惯，妨碍我们对传统进行理智的分

析，使我们不能批判地对待它，于是，把新生事物紧裹在襁褓里（许多母亲至今在作这种孽！）。极度迷信，不尊重孩子的个性，而这正与我们自己所宣布的原则相矛盾——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做出来的事，这种状况妨碍着那种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唯一有价值的传统的形成，妨碍那些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东西：就餐的方式，家人都爱吃的菜谱（哪怕不是那种让老太太感到骄傲的考究的菜谱也罢），由工作接定的紧张节奏，随便聊天——其内容是我们小时候想都想不到的。

在先进的现代人的家庭生活结构中，不乏过时的，呆板的东西，那些致力于社会进步和社会革新的人们自己却是盛气凌人的父母，因而常常是悲剧性矛盾的主角。

家庭民主

父母的权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它是从哪儿来的？是哪个机关把它授予我们的？不言而喻，任何机关也没有推选父母。这里保留了一种大概永远不会革除掉的专制形式。然而，它并非极其有害，孩子从我们这儿所

期待的正是这种权力。而如果我们拒绝这事，没有保障孩子过一种可靠的、平静的生活，就不合孩子的意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应当行使权力。他们，特别是男孩儿，若没有那种赏罚分明的权威作依靠，就会觉得若有所失。他们的选择方式恰恰在于，他们承认我们权力的合法性。

从孩子一出世，我们就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随着他们的成长，我们在尽这种职责时就更加用心，指点他，帮他做决定，因为他常常在选择一件事上无所适从。大家都知道，做决定这件事对孩子来说是很难的，即使他们很任性，好象不喜欢听从任何人的意见（这可能是意志薄弱的表现，是无论如何也要自我肯定的表现）。一副健全的头脑会告诉我们，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必须使他们有能力做出越来越严肃的决定，承担越来越重大的责任。这就要求对自己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志趣有深刻的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优点，不少父母具有这种美德。我希望自己也能这样对待孩子，但总是事与愿违。

假期还剩下两天了，托尼诺和阿尔贝托决定去热那亚他们姨妈那儿过。他们那时是十二岁，却早已习惯于独自出远门了。但阿尔贝托却由于生病而不能乘火车了。托尼诺说他一个人去，我决定不和他作